

倾听心灵的声音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

田洪敏

内容提要 2015年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人们再度关注俄语文学。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微妙关系中，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获奖又被打上了“地缘政治”的痕迹，作家在西方得到的广泛阅读和在俄语世界的少有人知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这并不影响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学贡献，她的“苏联写作”系列丛书既是对过去时代的祛魅与忏悔，又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致敬与续写，而基于口述和谈话的艺术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 阿列克西耶维奇 二手时代 口述文学 非虚构小说

2015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授奖词称阿列克西耶维奇书写了“这个时代的苦难与勇气”，同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学形式与艺术特色也成为其获奖的最重要理由。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被认为是“纪实性文学”（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стиль），而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她“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学体裁”，即她的文学写作是建立在与真实世界的人交谈的基础上的，她的作品是一种“倾听文学”，音乐调性是她的文学创作基础。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她的祖国白俄罗斯都没有拥有广泛的读者群。2015年，俄罗斯“时间出版社”出版了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苏联写作”，也被称为“伟大乌托邦”或“红色个人”系列作品，包括《战争的非女性面孔》（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最后的见证者》（Последние свидетели）、《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切尔诺贝利的祈祷》（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和《二手时代》（Время секунд хэнд），每部作品的发行量仅在五千册左右。人们不喜欢她的作品，既包括文学批评家也包括曾经被她采访过的人。读者普遍认为她的作品是一种“搜集恐惧”（коллекция ужасов）的过程，同时质疑这种基于口述基础的写作的文学性，怀疑是否是“非虚构小说”。

寻找永恒的人

阿列克西耶维奇大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新闻学训练,但是作为记者的她却对于稍纵即逝的新闻兴趣不大,日常的报道让她厌烦。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自己是一个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人。她的父母是乡村教师,但是他们“像知识分子一样生活”:他们没有自己的牛,如果母亲病了,阿列克西耶维奇会到乌克兰乡下外祖母家住上一段时间,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成了一个“倾听世界”的人。^①所以在发现自己的写作愿望之后,阿列克西耶维奇选择了倾听人们的述说。声音的选择使得阿列克西耶维奇发现了语词与世界的特殊联系,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独立写作,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自己更加把握了文字的节奏。同时,因为受采访者缺乏有效的训练,所以感情更加真实自然。讲述者在诉说自己的“历史”时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参与国家历史书写,也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力获得文学书写,甚至会怀疑自己的讲述“究竟有什么用”。这种近似于远古时期的口语表述,恰好是今天与过去对话的最佳通道,也符合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学理想,即寻找永恒的人:“在几千个声音中,我寻找的不是真实,因为真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而是形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象,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写出的形象来自于我们同时代的人,我希望我的书是几代人的编年史,是几代人的百科全书,这些人我恰好遇到了并且和他们走了一段路,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信仰什么,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又怎样去伤害了别人,是怎样渴望却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幸福的人。”^②而“那些失去的东西是令人遗憾的。首先是尊严,小人物的尊严失去了”^③。可以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是苏联时期的百科全书,这里包含了所有小人物的命运,与以往俄罗斯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这里的小人物命运是生活的真实,而非艺术真实。

阿列克西耶维奇在1978至1981年期间开始构思并且实践自己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到1990年代她已经在欧洲成为知名作家。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剧本被搬上法国的戏剧舞台,按照作家自己的见解,法国读者之所以阅读她的作品是因为在二十世纪法国历史上发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而美国读者也在“9·11”之后开始阅读她

① 关于阿列克西耶维奇作家本人的经历,详见作家个人网络主页<http://alexievich.info/index.html>

② http://alexievich.info/biogr_RU.html

③ С.Алексиевич: *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 изд.Время 2015, стр.49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Время”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出自该著的译文均为作者自译。

的作品；日本读者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也开始关注她的作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二十世纪世界的“警世恒言”：痛苦、战争和斗争是二十世纪的主题词。因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即为“准备战争，战争进行时和回忆战争”。

1985年，阿列克西耶维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实作品《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希望能够从一个女性视角来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列克西耶维奇出生于1948年，对于战争她没有真实的记忆，但是她的父辈却是经历了卫国战争的人。在这部作品中，阿列克西耶维奇选取的口述者是亲自参加过二战的女兵，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这些战争亲历者的讲述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战争文学的格局——在那里女性总是负有某种革命浪漫主义书写的使命。几乎同时出版的《最后的见证者》的受采访者则是一群参加战争的孩子。1991年，阿列克西耶维奇选取苏联时期的最后一次海外战争——阿富汗战争——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完成了《锌皮娃娃兵》的书写，这一次接受采访的主要人物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1997年出版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是对于那场震惊世界的核爆炸的书写，接受采访者和阿列克西耶维奇自己的调查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不时出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文学书写，但是多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这在托尔斯塔娅的《野猫精》中尤为突出。相比之下，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风格引发了人们的思索和对于苏联时代的质疑，在艺术风格上摆脱了传统文学中以艺术现实反馈生活现实的窠臼，讲述者自己的节奏拥有最好的音乐性，成为最好的艺术节奏。2013年，阿列克西耶维奇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苏联书写”作品《二手时代》。至此，阿列克西耶维奇完成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渴望寻找到一种体裁，寻找到一种语词，它恰好可以记录声音和节奏，恰好可以帮助她寻找“永恒的人”。这类口述色彩明显的文学类型，成了阿列克西耶维奇最好的文学体裁，也是其整个创作的主要体裁。

告别时代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苏联写作”系列是告别过去的作品，是对于苏联时代的多声部祈祷与忏悔。在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二手时代》之后，作家曾经采访了很多普通人，让他们口述自己的爱情故事，希望这部“爱情故事”成为“苏联乌托邦”的收官之作。但是最终阿列克西耶维奇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创作思想，放弃完成这部小说。她

认为：我们没有关于幸福、快乐与爱情的文化，很难在俄罗斯小说中找到幸福爱情的结局，作家笔下的爱情结局要么是死亡，要么就是没有任何结局。因为在俄罗斯没有这样的幸福生活，自然也不会拥有这样的爱情文学（*Время*：502）。阿列克西耶维奇并没有完成自己的“爱情书写”，她的“苏联系列”最终以《二手时代》结束。同时，她认为自己的写作已经发生了某种转向，她不愿意再去书写一个国家的悲剧、灾难或者战争，她希望集中关注个体心灵史写作，而“关于爱情关于欲望和关于死亡的小说应该由另外的作家来写”（*Время*：506）。

我们今天可以阅读到的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属于苏联时代，是对于过去的告别。在《二手时代》中，口述者的态度和情绪基本代表了苏联解体之后普通民众的情绪：

我从前吃胡萝卜和土豆，现在还是这样吃。“苏联的貂皮大衣”已经彻底破破了，我们这里只有白雪。冬天整个村庄都在白雪之下，房子、汽车。有时候一连几个周都没有公交车过来。首都发生了什么？从我们这里到莫斯科大概有一千多公里，我们只是从电视中看到莫斯科的生活——像是在看电影。普京和普加乔娃我们知道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从前我们怎么生活，现在还是怎么生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于我们来说“红”与“白”都是一样的。我们只等着到了春天，好种土豆……（*Время*：491）

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的农民对未来不再充满希望，因为那远比指望春天到来、顺利种上土豆要缥缈得多。除了普通农民，小知识分子也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重要采访对象。苏联解体之后，小知识分子成为最早一批被时代抛弃的群体，他们要么陷入到赤贫状态，要么开始对自己的事业麻木不仁，陷入到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机械生活状态中：

现在做一个穷人或者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是羞愧的。简单地说，我是个看门的，以这样的方式实现“内部移民”吧，你生活但是并不注意周围的事情，就像是看窗外的风景。我和妻子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她后来当了个看门的，我嘛，做一个锅炉工。干一天一夜，休息两天。当时一个工程师一个月可以赚130卢布，我可以赚90卢布。虽然相差40卢布，不过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读很多

书，聊天，思考。（*Время*：21）

但是这种自我精神无限满足的小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之后彻底陷入了贫困。他们决定去卖冰激凌来贴补生活，可是由于没有冰柜，他们的冰激凌很快就融化了，于是他们赶紧把冰激凌送给那些没钱的孩子吃了。他们难以掩饰面对新时代的羞赧与窘困，因为他们发现，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谁都不是，没有人在意你是否读过黑格尔。金钱在新俄罗斯如同引爆的原子弹，没有人记得“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是在厨房里的聊天，是可爱的女性。那个时候女性蔑视富人，今天人们用所有的时间来赚钱。

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的被采访者是被时代抛弃的人，但是和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书写小人物的情绪不同，由于讲述者真实的身份与真实的情感，读者很难发现他们对于自己命运的怨怼。同时，阿列克西耶维奇作为采访者也没有在主观上刻意引导，因为她认为作家的使命在于思索，而不在于批判。所以，“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很难用来诠释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写作风格，作家用这种“思索式”陈述语调来告别一个时代，并且发现新的理想并不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实现。

另一种文学性

早在自己的第一部口述小说《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中阿列克西耶维奇就确定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以受访者的口述为基础，使之符合艺术的规则。此后，她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写作风格。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文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地下室手记》这样的风格。的确，阿列克西耶维奇也承认自己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因为他对于俄罗斯文学有一种“警告”的意味，他所创作的文学世界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而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来言说今天俄罗斯所处的时代，所以当别的作家选择后现代文学手法时，她选择了口述。如果说诗歌是声音文字化的最高形式，那么经典小说中的对话则是保留生活语汇的最佳方式。一个人的喃喃自语虽然可能是噪音的一种，可却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言说方式，虽然有时候这种真实性会引起阅读的不快，但好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从来不希望依靠心理补偿意义来吸引读者。

这种口述的音乐性是吸引作家的地方，细节上的真实性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受访者在讲述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和传递的情绪却是真正“俄罗斯文学”的节奏。艺术真

实与生活真实在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笔下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是俄罗斯文学真诚性的体现。同时，这种略带新闻参数意义上的文字符合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的特征，是世界文学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作品还在一定意义上呼应了法国现代派戏剧的风格，断裂的文字与连续的情绪恰好符合现代舞台艺术想象，所以她的所有作品都被搬上了戏剧舞台，作家本人也参与了剧本和电影的改编。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段被采访者的口述来感受这种符合舞台艺术要求的音乐调性。

我明白什么？我明白，一个时代英雄不可能会是另一个时代的英雄，除了伊万这个俄罗斯小傻瓜。我们都是幻想家，心灵充满痛苦并且不停劳作，但是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事情“站在”那里了。谜一样的俄罗斯心灵……所有人都企图明白它，都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心灵之后还有什么呢？心灵之后还是心灵。我们喜欢在厨房里聊天，也在厨房阅读。我们最主要的职业就是读者或者是观众……十九世纪所有的文化人都生活在庄园里，二十世纪他们却都生活在厨房里。（*Время*：19—20）

总体上来讲，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是被纳入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的。作家的文学之路开始于苏联时期，真正完成却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只是她采用了不同的文学体裁。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十九世纪经典文学创作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长期生活在庄园里的作家所阐释的文学世界与今天俄罗斯人的灵魂之间有隔阂，而唯一可以和今天的俄罗斯世界对话的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同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写作不仅仅是对苏联和当代俄罗斯普通人生活画面的书写，也是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全面阐释。所以不奇怪，阿列克西耶维奇从1990年代开始就成为欧洲各国重要文学奖项的得主，同时她的作品又是舞台剧的最好脚本，其中的荒诞性不仅具有文学性，更重要的是现实性。如此，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列克西耶维奇也就是名至实归的文学大事记。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苏 玲